鄂温克真言

第 65 期　2013 年 3 月 23 日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澳纽省议会研讨会　呼吁终结中共器官掠夺

（明慧记者华清悉尼报道）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二日晚，“终结人体器官在中国的掠夺”研讨会在纽省议会大厦内举行。研讨会由澳洲纽省立法会成员、绿党司法事务发言人舒布瑞吉先生召集并主持。

专程远道而来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血腥的器官摘取》、畅销新书《国有器官》的作者之一大卫•乔高先生亲临研讨会；参与《国有器官》一书调查考证的悉尼大学教授玛丽亚•辛格女士和多位纽省议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也参加了研讨会。

舒布瑞吉先生在研讨会的介绍中首先谈到自己曾经在二月十九日就原有的纽省《人体组织法 1983》，向省议会提交了该法案的修订草案《人体组织（人体器官交易）修订法 2003》。该草案中提出，禁止澳洲纽省公民与居民从任何国家或渠道接受被活体摘取并转卖的器官，并将对通过非法或不道德手段获取器官的

图：澳洲纽省立法会成员舒布瑞吉先生

澳大利亚公民和居民予以定罪。

乔高先生在研讨会上向人们讲述了中共政权如何利用国家机器“活摘器官、非法贩卖”，多数的器官是来自信仰“真、善、忍”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乔高谈到很多人认为会有活下来的人时说：“但实际上不会有，他们不仅拿一个肾，还要把第二个肾和其它的器官都拿走，然后将尸体焚烧灭迹。从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八年间，估计有六万五千名法轮功学员是这样被杀死的。虽然官方表示，这些器官来自于死刑犯，但只有法轮功学员每三到四个月就被检查一次身体，并详细记录他们身体各种器官的健康程度，因此可以推断出大多数器官的供体来自于法轮功学员。”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来自悉尼大学的辛格教授做了发言，指出澳洲应该停止对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培训。随后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也有非法人体器官移植和贩卖的现象，但是与之不同的是，中共是在利用国家机器进行大量的器官掠夺和向全球的非法贩卖。她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叫它为‘国家掠夺器官’，中共是系统地实施器官掠夺，他们利用医院系统、警察部门一起实施，这是国家级的。”她认为保持沉默只能助长中共活摘器官的继续和扩大。◇

欧议会副主席会见获营救的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三月四日，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来美国华盛顿特区参加中国人权听证会之际，与他这几年一直参与积极营救的法轮功学员张连英一家相聚。对于能在华府再见到当初营救的对象，史考特一行相当激动。

七年前，史考特曾在北京与张连英的丈夫牛进平见过一面，之后为营救身陷牢狱惨遭迫害的张连英而多方呼吁。七年间，张连英、牛进平这对夫妇历经生死磨难，最终于二零一一年得以逃离中共黑手抵达美国。

张连英原是光大集团的处级干部，注册会计师。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她曾经将处长级可以享用的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住房让给单位的同事。原来身体不好的张连英，修炼后无病一身轻。九九年七月后，张连英和丈夫牛进平因坚持信仰和讲真相而屡遭迫害。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史考特到北京民间走访，了解中国人权的实际状况，张连英的丈夫牛进平冒着生命危险与其会面。

二零零七年，张连英走出北京女子劳教所魔窟，递交了给史考特及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的呈词。史考特将张连英所遭受的五十余种酷刑发布在议会网站上，在国际社会曝光。

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前夕，张连英和丈夫同时再遭绑架，张连英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受到非人的摧残，至少十几次受酷刑、遭电棍电击、毒打，受内伤，手部无力不能正常活动。她遭到吊铐，最长时间是三天三夜。获悉后，史考特致力于营救这对遭劫的夫妇，他走访四十多个国家，每到一处都提到他们几人的名字。

史考特告诉张连英，他一直非常惦念张连英一家的情况。张连英和牛

图：史考特先生与张连英全家的合影

进平也表达了对史考特的感谢。张连英说，她被绑架时孩子才一岁半，在北京女子劳教所自己被关押在只有三平方米的寒冷小号里，恶警不分昼夜地高音播放小孩喊妈妈的哭叫声，折磨她的意志。张连英回忆说，在劳教所关押时，她曾九次被勒死过去。张连英说：“如果不是您多年来的帮助，我们全家不可能有今天的团聚。”

对于中共持续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史考特听罢说：“这日子不会长了。”◇

赵淑贞在内蒙女监遭长期灌食迫害

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赵淑贞被非法判刑三年，于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被恶警从赤峰红山看守所禁闭室的铁笼子里拖出，劫持到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在呼和浩特的武警医院体检时，她虽然被检查出肺结核，仍被送到内蒙古女子监狱迫害。

赵淑贞被投进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之后，绝食抗议，女监把她关在二监区最邪恶的牢头狱霸所在的监舍，由号长袁铁明（出了名的狱霸）看管赵淑贞。一天，副监狱长倪融香带着几十名警察来到监号，说：“我就不信不吃的，今天我给你灌下去。”然后就让犯人把赵淑贞弄到医务室，强行把赵淑贞弄倒在地上，一群人按住她的四肢和头，用一根筷子横着用力压住两个嘴角，嘴就闭不上了。倪融香把泡水的米饭往嘴里倒，用筷子往下捅，在嘴里到处捅。赵淑贞的口腔许多处被捅破，嘴角被撕裂，造成口腔溃疡。

女监又把赵淑贞弄到监狱医院迫害。监狱医院的陪护都是犯人，有的是有内部关系才能到这里来做陪护的，不下车间劳动，减刑还快。她们给赵淑贞输不明液体，赵淑贞就拔管子，他们就再扎，并大骂。给赵淑贞灌食时，这些犯人把赵淑贞大字形捆绑在床上，在鼻孔插管子灌流食。食物灌下去就呕出来了，这些犯人就用手纸、抹布围在赵淑贞脖子周围，让呕吐出的东西顺脖子往身体上流，不给擦。罪犯蔡明英时常打骂赵淑贞，顾妩墨时常骂赵淑贞。

赵淑贞常年被关小号，被看管不许见人，不许上厕所，不许洗漱，大小便只能忍着，只能在犯人都出工时才可上厕所、洗漱。赵淑贞只好控制喝水来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她每走一步都有人紧跟着，不许去洗澡间洗澡，只能在厕所里与有传染病的人一起洗。不许去库房拿自己的衣物，只能由别人代取。

赵淑贞已出狱，但家已破碎，没有生活来源。几年来，北京特务还变换着身份骚扰其亲属，监控赵淑贞的电话。◇

破◊除◊抻◊刑

我因修炼法轮功，被劫持到全国迫害大法弟子最邪恶的某教养院。二零零八年十月份，大法弟子营救因拒签所谓的“劳动考核表”而被上抻刑的学员。中共恶警认为我是带头的，把我叫到警察办公室，七、八个人同时用电棍电我。我因坚信有大法师父保护，电棍真的对我不起作用，恶警不能奈何我，说我“不导电”，就把我按在地上，把鞋脱掉，再往脚上泼水，接着再电我，我仍没反应。最后，恶警就给我也上了抻刑。

这种刑是利用上下两层床，从床头把人的上身推进去，下身在床的外面，床底下横绑着一根角铁，先把人的两条腿绑在一起，然后把腿和角铁绑在一起，两只胳膊用手铐铐在手腕上，在床的两侧吊起来，手铐固定在上床的梁上，腰直不起来，腿蹲不下，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在两只胳膊上，只几分钟就大汗淋漓，全身湿透，人就被抻得昏死过去，普通人半天不到就被抻得筋断骨折，终生残废。

面对酷刑，我没有怕，静下心来回想自己在法轮佛法修炼中的历程。我体悟到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那种耻辱，我心里跟师父说：“从现在开始做好，不承认邪恶的迫害，求师父加持。”这时脑子里出现“闯关”两个字，我豁出去了，一定破除邪恶的酷刑，以后不许再给大法弟子上这样的刑。我想你抻我也抻，我大声喊法轮大法炼功口令：“弥勒伸腰，抻！……放松……”当时嘴虽然被胶带封着，但却能喊出声，当喊到“放松”时，就看本来固定在上梁的手铐往我跟前窜，这时来了一个警察问我谁给你铐的这么紧，我给你松一松。以后两天两宿我感觉有人托着我的右胳膊，而我一直头枕在右臂上睡觉。抻刑没有使我屈服。

我的右半身失去了知觉，警察把我送到教养院医院，我问医生我的右侧什么时候能痊愈？医生搪塞说：“看你怎么锻炼了，一、二个月，或半年，如果不锻练十年八年也够呛。”我要求检查神经是不是坏死了，他们说没有仪器，检查不出来。其实他们知道我的右侧已经残废了。可我走出教养院后，身体完好如初。这是一个生命回归法轮佛法时的那种超然。◇

“天安门自焚”是一场骗局

■从2001年焦点访谈中的“自焚”镜头中可以看到诸多造假疑点：上图女孩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却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创造了“医学奇迹”！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记者却近距离采访不穿隔离衣，也不戴口罩帽子。

■“自焚者”王进东的两腿中间盛汽油的塑料瓶在高温和火焰下竟然没有任何的变形或损坏。天安门巡逻警察快速从两辆警车里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专业灭火毯，难道他们一直携带着如此众多的灭火设施？